

卷之三



女科要旨卷三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著

男

元蔚古愚參訂
元星靈石韻註

孫男

心典微菴
心蘭芝亭同校字

產後

門人問曰、產後症諸家議論不一、治法互異、而吾閩歷久相傳、俱宗朱丹溪所云、產後有病、先固氣血、故產後以大補氣血爲主、雖有雜病、以未治之薛立齋、汪石山極贊其妙、而陳良甫、單養賢諸論、皆不出其範圍、虞天民葉以潛、又以去瘀血爲主、二說互參、可以得攻補兩大法、究竟當從與否、曰此皆庸俗之見、亦且一偏之言、不足以據也。

今節錄內經一條、金匱產後全冊以註之、各家之說一概置之弗言、所謂羣言淆亂、衷於聖是也。

內經云、孔子之時而患寒病、熱脈止、懸小不宜實、新虛故也手足溫則生、若脈雖懸小是脾氣衰絕而見手足俱寒陰氣暴起則死。

內經又云、孔子中風爲大熱至喘鳴息肩者、爲風熱逆於陽位也其脈必不能懸小而實大但實大之中脈和緩是脾胃之氣設見急則絕必死見往來而緩尚榮於脈則生、疾。

此二節以脾胃爲主、可知內經所獨重、後諸家互相辨駁、終不足言也、昔人云、片語會心非是少、卽讀書得間之謂也。

門人問曰、金匱較傷寒論更爲難讀、夫子於產後獨主之曷故、曰醫儒者事也、先其事之所難、東魯明訓、而因陋就簡、直市醫耳、且隨症



條分名目、臚列方治、不得其頭緒、如治絲而棼之也。今舉金匱爲主、若得其一、知半解、便足活人、故全錄於左、嘗論歷代、未立考試醫學、之制、其失業之輩、混充之以爲餬口之術、所以日流日下、而女科其尤甚者、若明理之人、遇醫輩先詢之曰、岐黃後若仲景可稱上醫否、不知者曰、我不知爲何人也、其知之者曰、漢代之醫聖、相去久遠、而難從耳、夫時有古今之異、豈天之五運六氣、人之五臟六腑、亦有顛倒變遷之異乎、知與不知、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設有明理者、楷錄此冊、第一節、第二節原文、令時行之、醫每句淺淺講得下、則是上好明醫、卽一時講不下、肯執所錄原文、携回查對、各本舊註、畧能敷衍講得去、便知渠家亦藏有正書、必不至有大支離處、亦是好醫、或

携其原文、轉向心服之醫友處、東摸西捉、約畧於皮毛上說得來、便知渠門、尚有一二讀書好友、亦不至有大荒唐處、亦是好醫、余故未
此數種人、不能旦暮遇之、實爲恨事、且習聞其自文曰、彼是仲景派
我是劉張、朱李前四大家派、我是王肯堂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後
四大家派、且行時臨症指南、其藥慣用生薑渣泡淡附子、地黃炭泡
淡吳萸、漂淡白朮、及一切藥炭、海中各種乾殼、皆無氣無味之類、其
治法、開口便云五行三合、雙山顛倒、化合之妙、皆渺茫無據之說、虛
病則云以人補人、多服紫河車熬膏、此物大穢大毒動火、每見百服
百死病人、宜存好心、作好事、切勿聽此忍心害理之言、久病則云入
絡以老絲瓜鮮竹茹當歸鬚葱冬藤刺蒺藜之類、爲秘藥、又以西瓜

翠皮鮮荷梗海參淡菜肉之類爲新奇不能於指南中擇其善而從之而惟集其所短天土有知當必斥之謹之而竟張大其說曰我妄葉天士一派斯言也彼妄言之我妄聽之其如斯道何哉所望行道諸君子速逝去相沿之病從事於聖經賢訓亦不失爲善改過之君子矣

金匱云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曰病瘻

二曰病癰冒三

曰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

之婦畏其無汗若無汗則榮衛不和而爲發熱無汗等症似乎傷寒之表病但

舌無白胎及無頭痛項強之可辨也然雖欲有汗又恐其血虛

血虛氣熱熱則

膝理開而多汗出汗出則膝理

愈開而

喜中風血不養筋而風又動火故令病瘻

新產之婦畏血不行若不行則血瘀於內而爲發熱腹痛等症似乎傷寒

之裏病但舌無黃胎及無大煩躁大狂渴之可辨也然雖欲血下又恐過多而

亡血血亡其氣無復汗血氣

而外泄則

復汗氣

兩耗則寒，寒多血爲陰，陰亡失守。故令頭眩目瞀，或鬱冒。新產之婦自內生而寒多，氣爲陽，陽虛上厥，故令不省人事，而鬱冒。雖欲其汗出，血行，又恐汗與亡津液，胃乾燥，故大便難。三者不同，其爲亡血過多以致也。

此爲產後提出三病以爲綱，非謂產後止此三病也。

上言新產之病，其提綱有三，然症病有竹葉湯之產婦鬱冒，與大便治法另詳於後，試先言鬱冒，與大便難相兼之症。產婦鬱冒，與大便皆因亡血傷津所致，故其脈俱微弱，惟嘔而不能食，大便反堅，是爲大便難綱。

無但頭上汗出，爲鬱冒綱，所以然者，血虛於下，則陰竭而下厥，下厥則孤越，而必冒。推而言之，凡素患鬱冒之人，名曰冒家，吾觀冒家欲解，必令大汗出，而始解，以血虛爲下厥，孤陽無依，上出，故頭汗出，此頭汗出，爲鬱冒病綱中之大眼目也，慎之勿忽。

所以產婦頭汗既出，又喜身汗出者，以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復大汗出，陰陽乃平，而復不能轉其樞，而使之平，至於產後。

汗出，損陽就陰，陽乃平，而復大便。



難之綱中、其症堅、由於血行過多、則陽明之血海乾枯、而血區失和、便燥結、而且不濡於下、不濡於上、則反逆於上、而爲口於中、爲不能食。陽明屬胃爲血海、血不自生、生於所納之水穀、人但知有小柴胡湯爲和胃深一層治法、傷寒論小柴胡湯方後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三句移來此一節堪爲此症之鐵板註證也。

故以上二症、而統以小柴胡湯主之。

此爲鬱冒與大便難之相兼者、詳其病因而出其方治也。

鬱冒病既解而能食、至七八日更發熱者、然發熱而不惡寒、便知其之虛病而爲食傷矣、此爲胃實、宜大承氣湯主之。

此言大虛之後、有實症、卽當以實治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不敢用、恐因循致虛病變、百出甚矣哉、庸庸者不堪以共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用穀芽麥芽山楂神麩之類、消耗胃氣亦爲害事。

產後

屬虛客寒阻
滯氣血則

腹中病痛 以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併治腹中寒

疝、虛勞不足、

參各家說。疔痛者緩緩痛也。概屬客寒相阻故以當歸通血分之滯、生薑行氣分之寒。然胎前責實故當歸白芍散內加茯苓澤瀉瀉其水溼此屬產後大概責虛故以當歸養血而行血滯、生薑散寒而行氣滯又主以羊肉味厚氣溫補氣而生血俾氣血得溫則邪自散而痛止矣。此方攻補兼施故併治寒疝虛損或疑羊肉太補而不知孫真人謂羊肉止痛利產婦古謝鑿鑿可據又奚疑哉。

然痛亦有不屬於虛者不可不知

產後腹痛

若勤也今則火上逆而熱下滯而不得人此碍上也以

枳實芍藥散主之

和不得人此熱下滯而不得人此碍上也以

此爲腹痛而煩滿不得臥者出其方治也。方意是調和氣血之滯，所謂通則不痛之輕劑也。下以大麥粥者兼和其肝氣而養心脾，故癰膿亦主之。

師曰：產婦腹痛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熱灼腹中有乾血，其着於臍下，非枳實芍藥所能治也。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此爲痛着臍下出其方治也。意者病去則虛自回不必疑其過峻，然亦有不可專下。產後七八日無頭痛發熱，更寒之。太陽症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治者不過下其不大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是胃家之實也。瘀血而已，然其入則助胃之營，又胃熱之驗也。食入不食，則已。食而更熱爲言語也，夜陰也。若病果在陰，宜書輕而夜重。

今至夜間陽明氣衰之時而、卽稍愈、其爲胃家之實、宜大承氣湯主之。此蓋
湯熱與結兼治以陽明之熱在裏之、少腹結在膀胱也。

此言血雖結於少腹、若胃有實熱、當以大承氣湯爲主。若但治其血、而遺其胃、則血雖去、而熱不除、卽血亦未必能去也。

此條至夜則愈四字、爲辨症大眼目。蓋晝爲陽、而主氣。暮爲陰、而主血。觀上節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以此對照、而對面尋繹之、便知至夜則愈。知其病不專在血也。

數語

產後中風、續續數十日不解。似不應在桂枝症之例矣然頭微疼惡寒、時時有熱、皆桂枝本症。一症邪入胸膈、爲乾嘔汗出。俱爲桂枝症例中本症中惟有心下悶太陽之裏症其餘草嘔汗出有之症是桂枝症更

進一層卽爲陽旦症桂枝雖久而陽旦症續在者可與陽旦湯

張石頑云舉此與上文承氣湯爲一表一裏之對子不以曰數之
多而疑其無表症也

男元犀按此言產後陽旦症未罷病雖久而仍用其方也傷寒論
大陽篇有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之句言因者承上文病
症象桂枝因取桂枝之原方也言增桂者卽於桂枝湯原方外更
增桂枝二兩合共五兩是也言加附子參其間者卽於前方間參
附子一枚也孫真人於此數句未能體認反以桂枝湯加黃芩爲
陽旦湯後人因之至今相沿不解甚矣讀書之難也然此方傷寒
論特筆用令汗出三字大是眼目其與桂枝加附子之治遂漏者

爲同中之異、而亦異中之同、蓋止汗漏者、匡正之功、令汗出者、驅邪之力、泛應曲當、方之所以入神也、上節裏熱成實、雖產後七日、與大承氣湯、而不傷於峻、此節表邪不解、雖數十日之久、與陽旦湯、而不慮其散、此中之奧妙、難與淺人道也、丹溪謂產後唯大補氣血爲主、其餘以未治之、又云芍藥伐生生之氣、此授庸醫藏拙之術、以誤人不得不直斥之、

長孫心典真按頭疼惡寒、時時有熱、自汗乾嘔、但是桂枝症、不用桂枝湯者、以心下悶、當用桂枝去芍藥湯之法、今因產後亡血、不可逕去芍藥、須當增桂以宣其陽、汗出至數十日之久、雖與發汗遂漏者迥別、亦當借桂枝加附子湯之法、固少陰之根、以止汗、

且止汗卽在發汗之中此所以陽旦湯爲絲絲八扣也

前以症病爲產後三大綱之一然症病本起於中風今以中風將變症病而言之

產後中風發熱回正亦

而頭痛此病在太陽連及陽明而產後正氣太虛

竹葉湯主之

此爲產後中風正虛邪盛者而出其補正散邪之方也方中以竹

葉爲君者以風爲陽邪不解卽變爲熱熱盛則灼筋而成症故於

溫藥中先君以竹葉而折其勢卽杜漸防微之道也

太陽之脈上行至頭陽明

脈過膈上循於面二經合病多加葛根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

徐忠可云乳者乳子之婦也言乳汁去多則陰血不足而胃中亦虛內經云陰者中之守也陰虛不能勝陽而火上壅則煩氣上越

則嘔煩而劍則煩之甚也、嘔而逆則嘔之甚也、病本全由中虛、然而藥止用竹茹桂甘石膏白薇者、蓋中虛而至爲嘔爲煩、則膽腑受刑、煩嘔爲主病、故以竹茹之除煩止嘔者爲君、胸中陽氣不用、故以桂甘扶陽、而化其逆氣者爲臣、以石膏涼上焦氣分之虛弱爲佐、以白薇去表間之浮熱爲使、要知煩亂嘔逆而無腹痛下利等症、雖虛無寒可知也、妙在加桂於涼劑中、尤妙在生甘草蜜多、意謂散蘊蓄之刑、復清陽之氣、中卽自安、氣卽自益、故無一補劑、而反註其立湯之本意曰、安中益氣竹皮大丸神哉、喘加柏實、柏每向西得西方之氣最深、故能益金氣潤肝木而養心、則肺不受燂、喘自平也、有熱倍白薇、蓋白薇能去浮熱、故小品桂枝加龍骨

牡蠣湯云汗多熱浮者去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名曰二加龍骨湯則白薇之能去浮熱可知矣

凡下利病多由濕熱白頭翁之苦以勝濕寒以除熱固其宜也而壅滯芩澤則恐其傷液唯以阿膠之滋潤去風卽所以和血以此治利卽以此爲大補彼治利而好用參朮者當知所返矣

產後下利虛極似不可不商及補劑但參朮則恐其

甘涼清中卽所以補中

然此症當辨其頭頭痛者邪客入則

則已全變爲熱甚則蟲

生勢所必至以

此爲產後下利虛極者而出其方治也

金匱附方云千金三物黃芩湯治婦人未離產

在於草蓐自發去衣尚

露其身得微風亡血之後陽體而得微風邪客入則是風未全變爲熱

四肢苦煩熱之痛與不痛若頭痛者則已全變爲熱甚則蟲

以解頭不痛但煩者生勢所必至以

此湯主之

張孫心典稟按附方者金匱本書闕載而千金外臺等書載之其云出自金匱後人別之曰附方

附方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若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爲善令人強壯宜

徐忠可云產後虛羸不足先因陰虛後并陽虛補陰則寒凝補陽則氣壅後天以中氣爲主故治法亦出於建中但加當歸卽偏於內故曰內補當歸建中湯謂腹中刺痛不止血少也吸吸少氣陽弱也故將桂枝生薑當歸之辛溫以行其榮衛之氣甘草白芍以養其脾陰之血而以飴糖大棗峻補中氣則元氣日復而羸者豐